

灯下漫笔

钱锺书的“醋作坊”

韩石山



钱锺书先生会酿醋，这是我看《围城》的一个小小发现。

钱先生不是山西人，也来到过山西，他是无锡人，无锡对面是镇江。镇江出醋。地方特产，差不多全是这地方及周边地方人的口味，培育出来的。钱先生做的醋，只会是镇江醋。镇江醋跟山西醋的差别在于，山西醋就是个酸，镇江醋发甜。

这甜是怎么来的呢？外行人以为是加了糖，我还多少懂点，知道绝不会是加了糖，多半是作料在发酵的过程中产生了某种酶，这种酶发甜，做出的醋就有了淡淡的甜味。《围城》里，有两处拿这种误识，嘲讽那些无来由就嫉妒的人。

我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2021年1月第16次印刷）。

一处在第331页，说这几天，方鸿渐孙柔嘉小两口闹别扭，方不随孙去她姑姑家，孙回来说起在姑姑家听到的什么新闻，“鸿渐总心里作酸，觉得自己冷落在一边，就说几句话含讽带刺”。一个星期天早晨，孙柔嘉又要去姑姑家，两人吵了起来，柔嘉说：“来去我有自由，给你面子问你一声，倒惹你拿糖作醋。”

另一处在342页。冬至这天，方家老太爷打来电话，要儿子媳妇晚上回家吃冬至饭。鸿渐跟柔嘉说了，柔嘉说：“真跟你计较起来，我今天可以不去，前一晚姑母家里宴会，你不肯陪我去，为什么今天我要陪你去？”鸿渐笑她拿糖作醋——去姑姑家跟去公婆家能一样么？

这两处都可说是借喻。《围城》写的是世态人情，人情中“羡慕嫉妒恨”是常有的事，这种情绪，往浅里说，就是吃醋。钱先生既通晓酿醋术，想来醋碗就在手边，书中这里那里，总会洒上几滴醋水。兹举三例——

第55页：赵辛楣对方鸿渐虽有醋意，并无什么你死我活的仇恨。

第286页：辛楣取过相片，端详着，笑道：“你别称赞得太热心，我听了要吃醋的。”

第297页：方鸿渐暗想，苏文纨也许得意，以为辛楣未能忘情，发醋劲呢。

醋碗不会端得很平，有时不免洒出来泼在地上，于是笔下也就变了花样。第69页有一例。方鸿渐搭上唐晓芙，约出共进餐，提出要趋府拜访，唐小姐说非常欢迎，又说父母对她姐姐们绝对信任，“不检定我们的朋友”。

纪实

这些“观众”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往往只点点头就权当“门票”了，徐斐教授还得用免费茶水招待观众。这种情景，在1961年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曾经达到蔚为壮观的程度。那时，他家摆放电视机的屋子挤得里三层外三层，虽然这些观众大都是知书达理、斯文有加的知识分子，可是在观看中国队比赛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大呼小叫，甚至连蹦带跳。而杨嘉墀却含笑看着这一切，虽然他是个喜欢沉思、需要安静的人。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可以看出他的前瞻性，正因为他对新中国的飞速发展有准确的预见，才会不远万里带回被一般人认为是累赘的电视机。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了测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火球亮度，急需要研制一台高精尖仪器，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任务。杨嘉墀领导自动化所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完成了任务。秘密何在？就因为他用上了从国外带回来的光电信增管，这可是其中的核心部件，免去了自己试制的周折。

“文革”期间，他的儿女也和那时的大多数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去了。那时，“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甚嚣尘上。大专院校被迫停止招生，正如当时有人嘲讽的“教授已到农村去，大学空余教学楼”。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好像一趟驶入了



漫长隧道的列车，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光明。对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上大学只是一个永远圆不了的梦。可是杨先生不这样想，他对“文革”中断教育非常不满，他一直坚信，这种混乱的状况一定会结束，那时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一定会需要大量的人才。

2022.2.18

“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雨水前后，东风送暖，万物萌动，春心荡漾，天空也禁不住动了心，给大地投下情书，写满云朵对草木的深情。

春雨解意，“天街小雨润如酥”的轻语呢喃、“小楼昨夜听春雨”的清丽婉转，不知慰藉了多少游子的乡愁。春雨多情，让万木动容，使百花绽放。

携一缕花香，走在春雨里，让身体在草木间徜徉。脱去厚厚的棉衣，抖落一季的尘土，伴着雨水

浸润的泥土，脚步欢快轻盈，心情惬意舒畅。“春雨随风潜入夜，柳丝含烟更怡人。”拥有春雨的心境，体会单纯的喜悦，自在惬意。

读一本经典，在春雨里，让灵魂在书香和雨水中游走。体味“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淡然舒适，感受“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寂静空灵，领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淡淡欢喜，哪一种都妙不可言。

许一个心愿，在春雨里，让梦想经由岁月的枝头自由放飞。

雨水：
岁时节令

王岚

生活记录

段新民



太原远郊，娄烦境内，有山名叫峰岭山。山脚下缓缓流过汾河水，岸边坐落着一个静谧的小山村，即峰岭底。自古及今，此地一直盛产陶瓷。不知从哪年哪代起，这里的山民掘峰岭之土、舀汾河之水、和精细之泥，制各色瓷器，广销五州十县。

峰岭底依山傍水，位于汾河东岸。岸边杨树参天，垂柳依依。平川上种着绿油油的庄稼，登高而望，仿佛被一条宽大的绿缎子漫过一般。东边的山坡上牛羊成群，果树飘香。进到村中，平房排列，院落别致。从北向南，足足十里之远。村中醒目之处，当数一个高大烟囱，耸立云天，几十里外都能看到。烟囱下面是一座正在烧着瓷器的大瓷窑，像一座大型碉堡，又像一个偌大的蒙古包。工人们正一锹一锹往里填煤。那填煤的姿势着实好看，远远地站在火口边，铲一锹煤，对准小小的火口，不偏不倚投将进去，返身再来第二锹。如此数十次，才能喂饱一个火口，接着再到下一个火口。直到炭声哔哔、火苗熊熊、温度高涨才罢。

进得车间，但见两个大磨似的轮子飞快转着，一个工人师傅正在摇着一个大磨，通过皮带又带动了另一个大磨。那一个大磨旁坐着一个面部平静、两眼眯缝、态度认真的老师傅，双手抱住一团泥，一会儿平摊，一会儿又合掌细摸。那团泥在他的手里，顷刻便制成一件器皿。这时，有另一个工人飞快地从转

着的磨盘上倏地将此坯端下，小跑步放入院中，让太阳晒干。

到得院中，眼界为之一开。但见偌大一处院子，摆着一排一排的毛坯，像士兵一样排列整齐。高的敞口的是大瓮，下面粗壮上面缩口细脖的叫海子（坛子），有长着双耳的罐子，有大口儿的盆子，有画着花儿的海碗，不一而足。二师傅正在那里整修毛坯，一会儿拿着板子在拍瓮子的身子，一会儿又拿着小刀在刮盆子的边儿，一会儿又双手抱着一个罐子，放入场边的大瓮中挂釉。那釉原本是一大瓮黄土泡的泥水，毛坯一经浸泡，身上便穿上了一层薄薄的泥衣，拿出后晒干装入窑中，经高温一烧，便变得黑油油的了。

做瓷要用四个人合作。坐着加工的是大师傅，是这一组手艺最高的，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出道，受人尊敬。外场负责上釉修整的是二师傅，叫跑外场的，是第二道工序的好手。在室内打理泥水的是三师傅，即和泥的。这和泥也不同于一般的杂活儿，那泥在他手中玩转自如，揉搓起来，飞快如风，和得比白面都筋道。四师傅技术较下，叫搅轮的，虽说简单，但未经师傅严格训练也出不了徒。快时双手摇杆，慢时悠悠然，需匀速时要像开汽车似的，减速不能突然，加速更不能踏快油门，否则，在动轮上的坯子不是甩出去，便是就地塌下去。

毛坯制成后，就要装窑了。大师傅带着徒弟们，又担又挑，将毛坯装入窑内。大瓮中套入小瓮，小瓮中套入海子，海子中套入罐子，罐子中套入盐钵，如此一柱一柱，叠罗汉一样。然后封住窑门，加入干柴煤块，开始点火。一连烧好几天，才能住火。

开窑时，全厂职工都要上手，有在窑内拆卸的，有往外面扛瓷的，叮叮咚咚，像在上演音乐会。窑外面广场上，有开汽车的，有开拖拉机的，也有驴拉平车、马驮鞍子的，五州十县、十里八乡的都赶来买瓷了。有的喜欢纯黑的，有的喜欢豆绿的，也有的要卖入城里，说城里人喜欢浅黄的，不一而足。

一窑瓷卖完后，师徒四人如同唐僧取经一样，又开始新的征程了。和泥、制坯、烧制、销售，这样，从古至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打造着自己的生活，又在为别人的生活而打造着。

制陶瓷的场面是我儿时所见，一直留在记忆里。

小莲就用小拳头砸在冷娃的肩膀上，冷娃的肩膀很硬，小莲砸上去硌得疼，忍不住叫出声。

贺麻子就返回脸：冷娃，你个灰孙子！

小莲就吃得地笑。

冷娃在黑暗中返回脸，他想看看小莲，小莲没看到，小莲的头发、辫子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弯下腰往上颠一下小莲，然后两个臂膀用力挟住小莲，迈开大步向山坡上走来。

四眼好像听到了主人人们回来的脚步，老远处就开始喊叫了，接着就小跑着迎过来。

小莲伏在冷娃的肩上安静了下来。

刘象庚刚刚迷糊住眼，三弟刘象文就在外面敲响了窗户。



连载

北岳文艺出版社



《红色银行》节选

小莲趴在冷娃的背上，两只手紧紧围绕在冷娃的脖子上。冷娃哥的背好宽好结实啊。她突然就有了一种小时候让冷娃哥背着的感觉，两个人玩累了，小哥哥冷娃背着妹妹小莲回到窑洞，很多时候小莲回来的时候就在冷娃背上睡着了。那是一个让小莲感到宽厚、温暖、安全的背，

她几乎就是在这个背上一天天长大，直至有一天突然懂得害羞了就再也没让冷娃哥背过。现在这个背更宽了，更壮实有力了。小莲的衣服湿透了，衣服紧紧贴着身体，她能通过湿衣服感受到冷娃坚硬的肌肉和火热的体温。天气很冷，冷娃哥的背很暖和。小莲把头枕在冷娃哥的肩膀上。小莲低声喊着：哥。

冷娃：嗯。

小莲喊他的时候，呼出的热气熏得冷娃的耳朵痒痒的。

小莲说：今天出洋相了。冷娃说：没出洋相。小莲赌着气：出了！冷娃就说：出了出了，你说出了就出了。小莲说：都是你的过！冷娃说：我的过我的过！